

# 铁凝

## 散文精品赏析

铁凝著／红孩赏析

主编 红孩 曹维劲





主编 红孩 曹维劲

女人坊

# 铁凝 散文精品赏析

女人坊——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

铁凝 著 红孩 赏析

学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凝散文精品赏析/铁凝著; 红孩赏析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 
2006. 12

(女人坊: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/红孩,曹维劲主编)  
ISBN 7 - 80730 - 267 - 4

I. 铁... II. ①铁... ②红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②散文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②I207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6012 号

女人坊——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

### 铁凝散文精品赏析



主 编——红 孩 曹维劲  
作 者——铁 凝  
赏 析——红 孩  
责任编辑——乐惟清  
特约编辑——居 然  
封面设计——魏 来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)  
电 话: 64515005 传 真: 64515005  
发 行——上海发行所  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  
电 话: 64515012 传 真: 64844088  
印 刷——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——880×1230 1/32  
印 张——11.5  
字 数——27 万  
版 次——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 
印 刷——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数 量——10000 册  
书 号——ISBN 7 - 80730 - 267 - 4/I · 56  
定 价——25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# 掌上的风景(代总序)

红 孩

这套书是“女人坊”系列丛书的第一辑。女人坊，顾名思义，由女人和坊组合而成。简单地说，这套书的内容全部是由女人完成的。其实，不论男人还是女人，我们所创造的作品，都可以用劳动来统一表述。我向来认为，作家、艺术家就是手工劳动者。他们劳动的场所该称为坊，就像油坊、磨坊、染坊那样。不知别人怎样，近年来我到乡村每每看到那些各式各样的坊，我便心动，便有一种眼泪噙满眼眶的动容。真的，请不要笑话我的多愁善感，我只想表达我的一种心情。

我为什么要在第一辑书选择“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”呢？想来有这样几个原因：一是自白话文章以降，女作家随着新文学的开始逐步登上中国文坛，她们的群体出现，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一直以男性主宰文学的格局。然而，尽管在现代作家中，女性作家有相当一批人曾经辉煌耀眼过，但同整个男性作家比较起来，还是逊色得多。建国后的十七年，女性作家几乎整体星夜无光。而真正使女作家扬眉吐气，可以同男性作家比翼齐飞的时代，则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一同开始的。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，女性作家的作品非常引人注目，有些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



中国文坛。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，女性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。我觉得女性作家的成熟，不仅仅是女性文学的成熟，它还包含着整个文学的成熟、政治上的成熟。很难想像，即使是所谓的经济发达国家，也不会出现我们中国这样一支庞大的女性作家队伍。二是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报告文学、戏剧等文学诸多样式中，女性在散文创作上似乎有着天生的亲和力。相对于男性，女人更富于感性。我过去曾说，非感性的东西，与散文无关。近些年来，我们有相当多的男性作家醉心致力于文化散文的创作，虽然也一度火过，但仅仅经历五六年的样子就逐渐成了强弩之末。对此，很多人问我是什么原因，我回答说，那些过于理性的东西，实在不是散文所需要的。如果读者想得到文史知识，多看些那方面的专业书籍就可以了，何必要通过作家去解读呢？相反，我们的女作家就极少有人写那些所谓有文化的东西，结果她们的散文越写越是散文了。三是我近十年来一直从事散文的批评研究。可以说，我是近十年中国散文直接的亲历者，我深知其个中的变化与奥妙。有的风头正劲，有的昙花一现，有的默默潜行，有的风光依旧，当然还有端着架子、摇着旗子、举着奖牌、一路招摇过市的，对于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，我非但不想否定，反而希望它存在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人们看到那些真正的好散文、有质地的散文是怎样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依然鲜活地存在着。

由于专事散文批评研究，很多朋友常问我这样的问题：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？某某作家的散文如何？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我在本人主编的《2003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》一书的序言里说过，在唯美的前提下，散文无外乎有三种成分：第一，提供多少情感含量；第二，提供多少文化思考含量；第三，提供多少知识含量。具体化之即散文可分为三种类型：生活积累型、文化思考型和艺术感觉型。在此平台上，散文创作的题材越宽泛越好，技巧越灵活越

好。不论是哪种类型,只要写好了,都不失为一篇好散文。关于第二个问题,我也曾经说过,你不要问我对哪个作家的整体印象如何,我只想谈这个作家的具体作品。我总觉得,作家之间是很难比较的,除非是同一题材的同题征文。就像我们所选择的这五位作家的作品一样,你不能说某某人的作品就比某某人的好,甚至你不能说某作家的这一篇就比那一篇好。因为,题材不同,环境不同,作家的感觉也不同。同样,对于我们的五位赏析人,你可以说这个作家的作品如何好,你不能一定也让我认同,因为那只是你的认识。不必多说,我们所选择的五位作家,她们的散文作品大体代表了她们个人的最高水准,或者说也大体代表了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创作的水准。即便如此,我还是要说,她们只是众多优秀作家中的代表,我知道我也相信,在我们的女作家中肯定还有着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。或许,在下一辑中就会出现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名字。至于五位赏析人,均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和记者,他们在赏析名家精品力作时,常常会不知不觉融入作品的情境之中,以至忘记了自己还有赏析的任务。等把赏析的文字用心写完了,还是感觉没有写准确写生动,唯恐亵渎了作品的美好,误导了读者。

过去,关于作品赏析一类的书有出版社尝试过,但像这种一对一的形式,还不多见。承蒙学林出版社同人的认可与支持,终于使这第一辑“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散文精品赏析丛书”面世。自然,这种赏析形式不会是“女人坊”的唯一形式。以后,我们还将会陆续推出这一类的其他形式的文学原创成果,但前提必须是女性作家,是女性作家中有成就、有个性、有发展前途的作家。在“女人坊”里,人人都是劳动者。劳动者是美丽的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美丽的乡村情感

河之女 .....	3
草戒指 .....	11
风筝仙女 .....	17
洗桃花水的时节 .....	23
麻果记 .....	30
又见香雪 .....	37
擀面杖的故事 .....	43
英雄好汉 .....	50

## 第二辑 多彩的花季往事

想像胡同 .....	57
共享好时光 .....	64
面包祭 .....	70
一件小事 .....	79
一千张糖纸 .....	83
二十二年前的二十四小时 .....	88
套袖 .....	94
冰心姥姥您好 .....	99

## 第三辑 封存的城市记忆

告别伊咪 .....	107
------------	-----

关于头发 .....	127
可爱的女人 .....	134
与陌生人交流 .....	139
城市的客厅 .....	146
长街短梦 .....	152
生命与和平相爱 .....	156
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.....	165

#### 第四辑 快乐的旅途时光

我有过一只小蟹 .....	173
寻找徐立 .....	181
空中朋友 .....	186
正定三日 .....	193
女人的白夜 .....	202
让画家把你画进去 .....	209
韩国人的消毒习惯 .....	215
秘访大田 .....	220

#### 第五辑 别样的异域采风

林肯中心之魂 .....	231
波士顿的河北老乡 .....	239
史蒂文森郡的乡间聚会 .....	245
小城警察 .....	251

在纽约逛旧货市场 . . . . .	256
黄金与钻石 . . . . .	262
我从美国带回开滦的煤 . . . . .	268
大都会博物馆一百分钟 . . . . .	273

## 第六辑 幸福的艺术归期

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. . . . .	281
无法逃避的好运 . . . . .	288
从梦想出发 . . . . .	296
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. . . . .	305
心灵的黑白故事 . . . . .	314
关于女人、炕、玉米地的一次谈话 . . . . .	322
想起阿尔那张床 . . . . .	331
罗丹之约 . . . . .	337
麦田守望者 . . . . .	343
莫奈的颜色怎么了 . . . . .	352

## 第一辑



# 美丽的乡村情感



# 河之女

HE ZHENG JUN

我是来这里寻找山桃花的。二十年前一位老乡就告诉过我：“看山桃开花，那得等清明。”于是我记住了清明，脑子里常浮现着一个山桃的世界。那是一山的火吧，一山的粉红吧？

谁知我已耽误了十九个清明。十九个清明虽然都有被耽误的理由，然而每逢这天，我都坐立不安着。

我决定不再耽误第二十个清明。

我踏着今年的节令来到这里，却没有看见山桃开花。在四周被浮云缠绕的山峦里，只有山正在悄悄地变绿。绿像是被云雾染成，又像是绿正染着云雾。有人告诉我，今年春寒，山桃还未开花；又有人告诉我，山桃花早已开过，是因了常有来自山外的暖风。和山里人相处，你会发现，他们常常说不准他们要说的事。对同一件事，十个人或许有十种说法。就连对你的问路，他们回答起来都各有差异。那差异仿佛来自他们的叙述方式，就好比春寒花哪能开；风暖，花哪能不开。至于花到底开过与否倒无人注意了。

于是就因了这叙述的差异，我坚信自己总能看到山桃花。于是，每天当晨光洒遍这山和谷时，我便沿一条绕山的河走起来，这河便是绕山而行的拒马河。这河不知到底绕过了多少山的阻拦，谢绝了多少山的挽留，只在一路欢唱向前。它唱得欢乐而坚韧，不

达目的决不回头。只有展开一张山区地图，你才能看清，这河像是谁的手任意画出来的一团乱线。黄河才有九十九道弯，谁报告过拒马河有多少弯？这山地里流传着多少关于这河这山的故事，唯独没有关于这河有多少弯的记载。

一条散漫的河，一条多弯的河。每过一个弯，你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。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，拳头大的鸡蛋大的鹅卵石，从地铺上了天，河水在这里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漫石而过；那是白沙的岸，有白沙作衬，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艳蓝，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这沙滩；那是草和蒿的原，草和蒿以这水滋养着自己，难怪它们茂密得使你不见地面，是绿的绒吧，是绿的毡吧。总有你再也绕不过去的时候，那是山的峡谷。峡谷把水兜起来，水才变得深不可测。然而河的歌喑哑了，河实在受不住这山的大包大揽。河与石壁冲撞着，石壁上翻卷起浪花。那是河的哭嚎吧，那是河的呐喊吧。只有这时你才不得不另辟蹊径，或是翻过一座本来无路的山，或是走出十里八里的迂回路，重新去寻找河的踪迹。你终于找到了，你面前终于又是一个新的天地。

这当是一个全新的天地。它不似滩，不似岸，不似原，是一河的女人，千姿百态，裸着自己，有的将脚和头潜入沙中，露出沙面的仅是一个臀；有的反剪双手将自己倒弓着身子埋进沙里，露着的是小腹，侧着的肩，侧着的髋，朝天的乳，朝天的脸。更有自在者，曲起双腿，再把双腿无顾忌地叉开来，挺着一处宽阔的阴阜，一片浓密的茅草，正覆盖住羞处。有的在那羞处却连茅草也无须有，是无色的丘，无色的壑。你不能不为眼前这风景所惊呆，呆立半天你才会明白，这原本是一河石头，哪有什么女人。那突起的俱是石：白的石，黄的石，粉的石。那凹陷的俱是沙：成窝儿的沙，流成皱褶的沙，平缓的沙。那茅草就是茅草，它怎能去遮盖什么人的羞处？然而这实在又是人，是一河的女人，不然惊呆你的为什么是一河柔

韧？肌腱的柔韧，线条的柔韧，胸大肌，臀大肌，腹直肌，背直肌……连髋和腰的衔接，分明都清晰可见。你实在想伸过手去轻缓地沿着腰弯抚摸，然而你又不得不却步。

当你认定这是一河巨石时，你的灵魂就要脱壳而出，你觉得你正在萌生一种信奉感，不然你为什么会面对一河巨石肃然起敬。

当你认定这是一河女人时，你就会六神无主，因为你再也逃脱不了自己的龌龊。一切都是因了女人的丰腴，女人的浑圆，女人的力。

这一河的石头，一河的女人，你们同年同月和着一个天时一起降生，你们还有着无言的默契，你等她，她等你，从盘古开天地直等到今天。



我是河之女。但这里不是河北的拒马河，而是四川的九寨沟。

我想起了，就是二十年前，就是有人告诉我清明山桃花开的那

次，也有人告诉我一件事。他们说，这里有句俗话叫做“河里没规矩”，说的是，先前，姑娘、媳妇们每逢夏季中午，便成群结队，到拒马河洗澡。她们边下河，边把衣服脱光，高高抛向河岸，一丝不挂地追逐着潜入水中。而这时，就在不远处，兴许恰有一丝不挂的男人也正享受着这水。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。或许偶有飘过来的笑骂，那只是笑骂，即使是男人把脸朝向女人而招来的骂，也是笑着的骂，只因为“河里没规矩”。

是这一河石头一河女人，使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这一句话。我怀着强烈的欲望，想去证实一下我的记忆。于是在河的高处，大山的皱褶里，我来到一个先前曾经住过的村子。一位熟悉的大嫂把我引进她的家中，我记起了那时她分明还有一位婆婆。一个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。那时的我尚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，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画家（虽然也胡子拉碴），连在炕上盘腿吃饭都不会。这位婆婆在饭桌前却把腿盘个满圆，她给我盛粥，再把指头粗的咸菜条一筷子一筷子地搛入我碗中。我嚼着咸菜，学着她们婆媳的样子，拿嘴勾着碗边呼呼喝着灰黄色的稠粥。这粥里有玉米楂子，有豆。婆婆告诉我，这豆叫豇豆，平时鲜红，一遇铁锅，自己和粥就一起变成灰色。然而味是鲜的，有一股鱼腥味。晚上我便坐在炕上，就着油灯给她们婆媳画像。她们的眼睛使劲盯着前方，不敢看我。该媳妇时，媳妇的两腮绯红；该婆婆时，婆婆脸上的皱纹便立刻僵起来。夜深了，我就着炕席睡在炕的这头，婆媳俩就睡在炕的那头，她们或许是怕我和两个女人同睡一席不习惯吧，婆婆才不由己地讲起了那个“河里没规矩”的故事。但我注意到，那个年纪稍长我的媳妇，还是睡在婆婆的那一边，让婆婆作为我和她的分界线，作为人性的证明。夜里我睡不着，但不敢翻身。

现在媳妇脸上也爬满了皱纹，婆婆的脸简直变成了一张皱纹捏成的脸。她不能再盘腿了，躺在被窝里，露着青黄的肩胛骨。炕

席上一只旧碗还在，边沿只多了几个小豁口，婆媳的嘴又把它们摩挲得显出光滑。但媳妇告诉我，现时盛在碗里的已不再是灰的豆粥，而是拿麦子换来的面条。村里有电磨，也有轧面机。媳妇还懂得用“八五粉”、“七二粉”这些名词来解释这面的成色，说，现在每逢来客人都要用上好的“六〇粉”招待。她们真的招待我吃了“六〇粉”面条。

“六〇粉”，这当在富强粉以上吧？我吃着“六〇粉”，还是记着那个“河里没规矩”的故事。我对婆婆说——差不多是凑近她的耳朵喊：“您是说过‘河里没规矩’这句话吧？”

婆婆一下就听懂了，用被头把裸着的肩胛骨盖紧，把脸转向我说：“那是我们年幼那工夫。”

“您也下过河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怎么没有？”她说，“看见那个匣子了吗？”

婆婆的头在枕头上活动了一下，示意我去注意一只摆在迎门桌上的梳妆匣子。这是个一部线装书大小的木匣子，当年，外面显然涂过红漆，现在被灶膛的烟熏得漆黑，只有两朵牡丹花，边缘还清晰可鉴。二十年前那花本还透着粉色。我知道这是婆婆出嫁时的嫁妆，我把这匣子抱到婆婆眼前，说：“上次我来，就见过它。”

婆婆说：“那时候我十六。是我爹从龙门集上挑的，龙门逢五排一大集。”

“您是说十六岁过的门？”我问。

“可不，过门后就和姐妹下河。我娘家在山那边……没河。那阵子……谁没打年幼时过过？打，闹，疯着哪！”

婆婆说着，拿眼盯住漆黑的房梁，房梁上有个挂篮子的木钩，和房梁一样黑。我记得那钩子上有时有篮子，有时没篮子。现在钩子空着，倒显得婆婆的回忆更加真切、悠远。莫不是她只相信把一个年轻的自己留在了河里？莫不是她只相信留在河里的那个自

己才是自己？年幼，疯着……如今这个裸露肩胛骨的老女人，有哪点能与河里的女人相比？

婆婆闭起双眼不再和我说话，我只和媳妇作了告别。临出门，我没忘记把婆婆的梳妆匣放回原处，并告诉媳妇只要我进山，一定来看她们。

走出她们的家，我深作着自己的呼吸，觉得身上流动的净是自己的血液。我为着婆婆终于给我证实了河里的事而庆幸。其实婆婆为我证实的并非只那句老话，她使我明白了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，人非要肃然起敬不可；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，人会感到自己的龌龊。因为那里留住的是女人的青春，是女人的那“疯”。有了这河里的自己，她们就不再惧怕暮年这个蜷曲着的自己，裸露着肩胛骨的自己。因为她们在河里“疯”过，也值了。

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知道这里正盛传着一个新名词：旅游。城市的女人和男人都为着旅游而来到这里。他们打着太阳伞，穿着“耐克”，面对这无尽的山，多弯的河，唱着“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”。也有发现这一河石头的，有时你站在山之巅遥望这河，石头上尽是红的衣，绿的伞。也有女人在河里“疯”，但那是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，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肃然起敬。有人喝完可乐把易拉罐狠命向远处投，石头上泛着尖厉的回响。

### 【赏析】

文学里常常透着哲学。不论是创作散文还是小说，其基本规律是作家通过个性的表现去达到共性。鲁迅笔下的阿Q、祥林嫂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人物，其道理就在于此。同样，铁凝小说中的人物香雪也是这方面的范例。

尽管都在写人物，小说和散文却有着质的不同。小说是我说